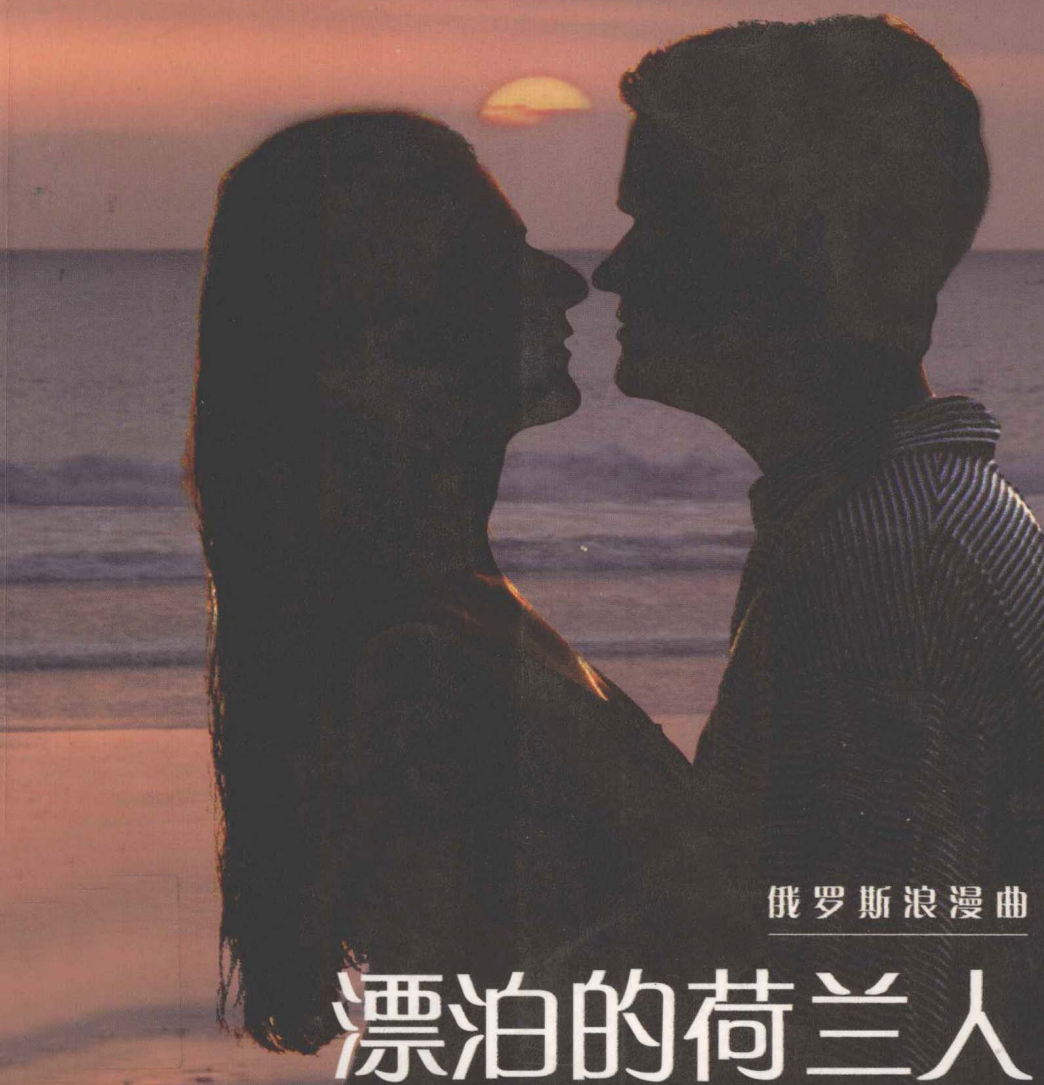


Летучий голландец



俄罗斯浪漫曲

漂泊的荷兰人

〔俄〕利·斯克里亚宾娜 著

张健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Летучий голландец

俄罗斯浪漫曲

漂泊的荷兰人

〔俄〕利·斯克里亚宾娜 著

张健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泊的荷兰人 / (俄) 斯克里亚宾娜(Лидия Скрябина)著;

张健荣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8

(俄罗斯浪漫曲)

书名原文: Летучий голландец

ISBN 978 - 7 - 5327 - 4211 - 0

I. 漂... II. ①斯...②张...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7844 号

Лидия Скрябина

Летучий голландец

本书根据 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3 年版译出

简体字中文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帮助获得

图字:09 - 2004 - 71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漂泊的荷兰人

〔俄〕利季娅·斯克里亚宾娜 著

张健荣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93,000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4211 - 0/I · 2374

定价: 2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6727956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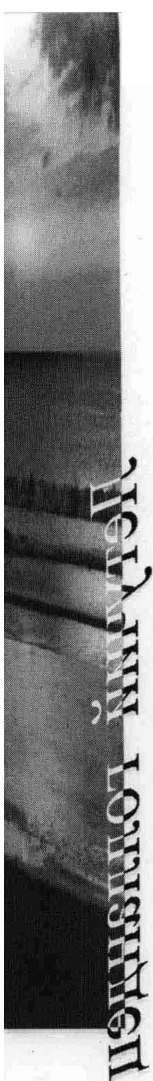
被淡忘的祖先遗迹·····	1
漂泊的荷兰人 ·····	30
他的女朋友和伙伴 ·····	42
遇难 ·····	70
万岁旧金山! ·····	97
莫斯科,我那美丽的莫斯科! ·····	128
可笑的老人与可悲的后生·····	171
离婚和娘家姓·····	199
历史的垃圾场·····	227
空中重逢·····	245
译后记·····	285

被淡忘的祖先遗迹

这是一场狂风暴雨。一场实实在在的海上狂风暴雨，九级风浪，它横穿整个西欧，小心谨慎地一路呵护着它那渐渐膨胀的苍天黑洞，只等倾泻到时捷 9 月的莫斯科上空。这是一个来自大西洋上空信使所带来的问候。在飓风呼啸中，大树似一根根枝条弯下了腰。扁平的广告牌身躯在瑟瑟颤抖，房屋的玻璃窗响起一阵阵可怕的哐啷声，显示出渐渐临近的暴风雨无数次狂暴般的发作。猛然间，四周没有了一丝动静，安静极了。在这不祥的死一般的寂静中，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人狠命地大吼一声：“来吧！”这巨大的吼声迅速传遍了四周。已在外大气层支撑了很久的冰冷的倾盆大雨，就像一坛存放在冰中的白葡萄酒，疲惫地怀着注满雨水的胚胎，顷刻间朝着这座城市上空倾泻下来。

此时，一群音乐学院的年轻学生正赶上放学，他们兴高采烈、熙熙攘攘地拥出了校门，大家簇拥在音乐学院圆形建筑的屋檐下，异常惊喜地望着眼前一帘近在咫尺却无法穿越的冰冷的雨幕。在这道水帘下，从那高高的秋日上空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声。

“老天爷真够磨蹭的，”赫尔曼对眼前冰冷的恶神沮丧地骂了一声，瞟了一眼站在身旁的一位酷似公主的陌生姑娘，她一头烟灰色秀发，脑后梳着一根拖到臀部的长辫子，他神色激动地朝着这位



被迫的听众继续说道：“这算不了什么，在我们老家，那里的打雷闪电才叫凶呐。”

他高兴地、意味深长地唰的一声拉开了上衣的拉链，脱下衣服，殷勤地罩到姑娘的头顶上，示意她站到自己即兴而作的雨伞下。安娜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心里还在品味着刚才听到的那句莫名其妙的俏皮话，但因一时想不出怎么回答，顿时又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其实在她身上具备了所有能让她在男人中间感到自信和洒脱的条件，但一开始她往往显得有些心慌意乱。瞧这会儿，她就像一个小傻瓜似的只会嘟哝着：

“不，不，哪能呢，太谢谢了。”

“别太客气啦！”赫尔曼咧开嘴微笑了一下，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他这种男人绝对不会强求别人，话音刚落，便转身一头钻进了暴风雨中，仿佛大自然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说真的，他原本并不打算冲进大雨中，但他那独断独行的性格不允许他的形象受到损害，所以对下雨这种小事就全然不顾了。安娜望着眼前这位一头黑发的帅小伙子远去的背影，心里对自己有些不满起来，原本想在这位不可思议的陌生小伙子跟前显露一下自己的聪明，现在却反倒不知道在瞎嘟哝些什么。“这下他一定会想，我是一个十足的小傻瓜！真有意思，要是我钻到这位黑桃J的羽翼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姑娘迟迟地叹了一口气。她这人对帅哥格外提防，就像对野兽有点害怕一样，哪怕这些野兽被关在笼子里，因为她总会忍不住用手去抚摩它们，而一旦听见野兽凶猛的吼声，她会又惊又喜地慌忙把自己伸进铁栅栏中的手指缩回来。事后，她便会庆幸自己有过一次冒险经历，怀着愉快心情回到家中，轻轻地抚摩和搂抱自己家中养的宠物狗和猫。

安娜像所有的良家姑娘一样，喜欢人品好、给人安全感的追求者，最好是他们当中某个对她钟情至极的人。要使人不爱上这个美人可不容易。她脸蛋白皙，身上洁白的皮肤没有受到阳光紫外

线的丝毫损害,脸形略长,气质恬静而优雅,身材亭亭玉立,梳着一根难得一见的烟灰色粗辫子,由于辫子太长,姑娘走路时只好时常把辫梢藏到裤子或上衣的口袋里,她有一双雪花石膏般白嫩的小手,纤细的手指光洁透明。上帝慷慨地赐予了她一身浓浓的毛发,就连这位年轻女歌手的手脚上都覆盖着一层细细的绒毛。安娜为自己一头过于浓密的头发而感到羞涩,但她没有违拗父母,一直蓄着长辫子,并常常让妈妈、爸爸甚至爷爷帮着梳头编辫子。沉重的辫子使她的头颅高傲地向后昂起,而内心的束缚则使得她的所有举止显得虚假。令人难以接近,在整个音乐学院学生的圈子中安娜显得格外出众。她就像西班牙画家格列柯^①画像上的一位中世纪的高贵夫人,神态忧郁,仿佛从管风琴中传出的悠扬的旋律。

他们全都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的首都,时间正好就是发生加勒比海危机^②和新切尔卡斯克工人枪杀事件的那不平静的一年,这些事件对于大多数苏联人是鲜为人知的。然而让每个普通老百姓人人皆知的却是:伟大的苏联科学家郎道因发明超导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③我国航空事业值得骄傲的产品——新型的伊尔-18飞机实现了飞越南极的英雄壮举。我国人民的领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向在马涅什广场举办全苏画展的年轻画家们颁发了合格证,确切地说是助他们一臂之力,还像慈父那样给他们留下一番“令人作呕”的临别赠言。

新生儿之间在生活上差别总不是很大。此刻安娜的母亲正一边用心地旋转着时兴的呼啦圈,为了产后能尽快恢复体型,一边还

① 格列柯(约1541—1614),西班牙画家。原籍希腊,本名多明尼可·狄奥托可普利。

② 即1962年苏美两国为在加勒比海地区争霸而一度造成的紧张局势。

③ 指苏联物理学家郎道(1908—1968),他因为对物质凝聚态研究的贡献而获196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不无专心地研读一本批评现实的《新世界》杂志,那一年该杂志上刊登了索尔仁尼琴所撰写的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①,而赫尔曼的母亲此时则摇着摇篮,一边安然自若地低声哼唱着电影歌曲《在我们的院子里》。她非常喜爱这部影片中扮演男女主角上尉勒热夫斯基和马娅·克里斯塔林斯卡娅的两位演员,至今尚未传出有关勒热夫斯基的扮演者任何绯闻,因为相貌英俊的尤里·雅科夫列夫所主演的《骠骑兵之歌》刚刚在全国普通影院上映。时值1962年,坚强不屈的社会主义巨人正稳稳地昂首屹立着。

赫尔曼的父母居住在位于斯坦科维奇街上一幢由十二套单元组成的集体大公寓楼里,紧靠一家唱片录音馆的边上。在这幢人类所居住的巨大蜂窝楼里,每个角落都蠕动着各种各样的小生灵,有拿着平底锅跑进跑出的,有互相谩骂和齐声唱歌的,有在夜间睡觉打呼噜时伴有哨音的,以及整个通宵每时每刻都能听见的走道里发出的沙沙作响的脚步声,甚至就连洗澡间的浴缸也被一群同族的棕红色蟑螂和一只硕大的褐色老鼠给一起分享了,这只老鼠不能容忍不速之客,要求人们进来之前先敲一下门。它会模仿楼内粗鲁人家说话时的怪腔怪调,用一对后爪支撑身子站立着,摆出一副吓人的攻击架势,龇牙咧嘴,发出咝咝的声响,然后极不情愿地朝那只表面搪瓷早已磨损的生铁浴缸底下钻去。

赫尔曼的母亲在一家名叫“巴黎公社”的制鞋厂工作,是一名很不显眼的“饰边打褶女工”,双手不知疲倦地忙活着,给一种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告别青春”的女式皮靴的饰边打褶子。令她感到十分自豪的是,正是她所在的工厂为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缝制了那只被他拿着敲打联合国讲台的皮鞋,使帝国主义者受到了威吓。

^①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批准发表的以劳改营为题材的中篇小说。

我们男主角的父亲在首都一家出租车停车场当钳工，一有机会，他就会对着同事说三道四起来，说“他们的‘伏尔加牌’轿车根本算不上是一台机器，而他老家集体农庄的拖拉机那才叫真家伙”，为了据理力争，他睁大着那双因喝了许多波尔图葡萄酒而醉眼惺忪的眼睛，一只痉挛弯曲的食指在一起喝酒的同事眼前慢慢地上下比划着，像是在检验对方是否能领会他指示的要点一样。他们都是从邻近的特维尔乡下出来的善良、勤劳的外乡人，按照进城招工指标进入第一制酒厂的一群莫斯科移民。

安娜的父母则完全不同。他们都是音乐家。他们的祖先几个世纪前就扎根在莫斯科了，到20世纪末这一家人便在位于奥斯托仁卡街上一座十分宽敞的住宅里长期定居下来，户主是祖父——音乐学院的教授，还有长得又高又胖喜欢咧嘴大笑，露出两排大金牙的保姆杜夏和一条与她同名、双耳失聪的华贵安哥拉猫。

身为教授的祖父是声学方面的专家。夏天，每天将近喝茶时分，他便动身离家出门，他上身穿一件宽大的亚麻布外套，里面雪白的衬衫领口上歪斜地系着一只深红色的“蝴蝶结”，头上戴一顶柔软的浅色巴拿马草帽，冬天，他则穿一件缎领绸大褂，头上戴一顶中亚民族绣花帽式样的毛皮小圆帽。走路时，他风度翩翩地迈两条干瘦细长的腿，两臂作出极其奇特的摆手姿势，看上去有点像小孩子玩飞机游戏时做的动作。他就像一件十分怪异、魅力十足、讨人喜爱的陈旧古董，在日常生活中构成了无拘无束的和谐。祖父名叫格列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他们这套如同八音盒似的四居室的住宅窗户朝向一条胡同，对面是一家美食店，进店的入口处上方拉着一条巨型的透明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大家品尝鲜美而有营养的大螃蟹”。您想得没错，“鲜美”一词后面还可以用其他什么词汇来加以形容，但这就有待我们的诗人去做了。

在他们的住宅内到处摆满了古老结实的红木家具、镶有沉重



木框的版画、转角沙发和呢绒面的牌桌，高高的天花板顶上饰有古老的浮雕花边、宽沿的橡木窗台，与音乐学院的礼堂和课堂的布置十分协调，平时一家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就像这两个地方是血脉相连一样。

安娜祖父母的第二套备用住宅一直保留在列宁格勒市，也是供唯一的孙女凭自己的实力去市音乐协会进行专业弹奏训练时派用场的，因此，安娜上他们这儿度假，就仿佛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一样。对她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就像一幢得到精心照料、有着接连不断的列厅^①的古老庄园，镶拼地板上十分考究地打着一层厚厚的棕黄色蜡，宽大的法式窗户上挂着沉甸甸的镶有穗子的窗帘布。

安娜的父亲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音乐剧院担任第二小提琴手，不过是右席，而母亲则受过专业音乐教育，在一家幼儿园任教，平时她边弹奏钢琴，边教孩子们唱各种有关小兔子和其他小动物的欢快儿童歌曲，要知道这可不是一家普通的幼儿园，而是部长会议机关幼儿园，所以在地位上比父亲更显赫。尽管父亲常从国外给家里的女人们捎回人造裘皮大衣和厚底高跟鞋来（部分代销），甚至就连部长会议机关幼儿园孩子的妈妈们都对她们羡慕不已，但也正是凭着幼儿园的字条他们于1971年才领到了第一份“收入”。那时候，安娜的母亲已经不再对那位在年底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的索尔仁尼琴感兴趣了，而是全身心地热衷于喇叭领款式的潜水时装。说一句公道话，她的这一嗜好后来慢慢地有了些变化，转而迷恋起一种青果领款式的合成纤维短袖女衫。

部长会议机关供应的配给食品那是没说的，里面有最为鲜嫩的虾肉段、淌着汁液的喷香的烤肉和赏心悦目的松软的炼黄油，外面用一张沙沙作响的蜡纸包裹着挂起来。这可是全家都爱吃的东

① 指一排直通的房间，各间有门相通，门都在一条直线上。

西。1972年不知不觉地降临到苏联人头上的香肠紧缺的困难,无论是一开始还是后来,安娜对这种情况都从来就不曾有丝毫觉察。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这个音乐世家都能转危为安。甚至连犹太人开始大批离境出逃这样的事情,竟然会让这位俄罗斯族的爱德华·格列伯维奇因此而获得了第一小提琴手左席的位置,那是由于一些前苏联同行遭到政治清理后才自然出现的空缺位置。

全家人就生活在音乐世界中,与其朝夕相处,休戚相关,除此之外,它就知道,也不想知道其他任何气息。但是音乐世界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十分美好、高雅的艺术的神秘世界,而只是一个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有声世界,它显得如此寻常,就像在杂耍场上一名酒吧男招待对参加整个节日晚会的喧闹人群和频频闪现的弧光灯所产生的寻常而枯燥的感觉那样。

声音中不存在任何神秘的东西,它们有条不紊地分成为全音符、半音符和升半音符,似魔方一样组成和声与音区。这还用说吗,除了音乐之外,对科班出身的音乐工作者的独生女是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选择的。

尽管安娜没有特殊的才华,但她拥有极好的乐感和对音律的天生理解力,她勤奋地耕耘着,到19岁时,死记硬背地读完了音乐学校和音乐专科学校钢琴班。再加把劲,等从音乐学院毕业后,她便可找到一份从事音乐作品或者表演艺术史专业的好工作,然而不幸的是,三年前,安娜那音色优美,尽管音量有些微弱的嗓子沙哑了,幸亏在家人尽心尽力的照料下,她的嗓子才得以保住,成了十分适合演唱具有忧郁潜质的悲剧类抒情女中音。

唯一不相称的地方是,大家闺秀模样的安娜乍一看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肖邦作品中轻快而忧伤的玛祖卡舞曲,甚至连她本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她是一个很爱虚荣和极度渴望演唱的人,而且并非是她认为的那种小市民的意大利美声唱法。不,她爱好的是那种舒缓的似条顿骑士团骑士行军步伐的德意志战歌。

瓦格纳的作品通常都是在人近 40 岁时才会有所领悟,而她 18 岁时便本能地喜欢上了。瓦格纳的乐曲旋律忧郁、动荡起伏,如同雷声滚滚一般。有一次,安娜仿佛十分清楚地听到了雷声中响起《特里斯坦和绮瑟》主题曲的主导旋律,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真正听到的音乐。年轻的姑娘被自己身上所微微显露出的这种本能所震撼,以至于她竭力想把这种新的感受通过对绮瑟的咏叹调的意译表露出来。瞧,还真是一种相当具有自由风格的诗:

稀疏的雨点啪啪地洒落在贪婪干裂的尘土上,
瞬间便形成一颗颗晶莹的水珠。
屋里凉风习习,昏暗无光。淡淡的沉寂弥漫在四周角落。
既然我的生活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又为何感到如此惆怅?
我的心沦落在暴风雨中,被挡在玻璃窗外乱奔乱撞。
它害怕得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去躲避蜚人的闪电,
如何不被滚滚雷声所窒息。
我在呼唤它,但它在慌乱中越跑越远,
而我在慌乱中怎么也记不起来,该如何把它呼唤回来。
难道真的是这样,我无法对它照看,任它离我而去吗?
要知道,它似一个孤儿,却总是比理应祈求的还要少得多。
我的心知足了。

安娜后来常常莫名其妙地在手中翻弄着这张纸条。云开雾散,雷雨转眼消失,而她内心的慌乱也随之而去了。

安娜的名字是为了表示对其母亲安娜·巴甫洛夫娜的敬重而起的,这使得她在家中永远只能处在第二女性的从属地位。一个是“大安娜”,一个是“小安娜”。安娜对这种压迫总是无意识地予以反抗,她从小就不喜欢大人用“纽夏”或“安纽塔”之类的小名来哄她,并且要求大家按照注册的全名来称呼她。不过,通常违抗父母之命的

举动还是有限度的,适可而止的。

父母对她是求必应,但决不纵容,就像遵照协议或规定一样很自然地爱着她。她宁静的童年似在一条抹油的结实滑道上悄然无声地一滑而过。父母用他们遮风挡雨、蔽日驱暑的柔软羽翼关爱备至地把自己的雏儿一路护送进了音乐学院的声乐系,还有远见地让她穿上了阿富汗产的绣着别致花纹的皮大衣和哥萨克皮靴——那是1980年最为时尚的装束。

在经历了那场难忘的雷雨之后过了一个月,赫尔曼才再次见到了安娜。他经常旷课,一连几天消失得无影无踪。赫尔曼是那种什么事情都一学就会的人,他无法适应每天要求掌握音阶或练吸气这种单调乏味的劳动,更不用说什么音乐常识、作曲理论和其余无谓的琐事了,它们似一堆贝壳垃圾,生长在音乐美妙的身躯上。

赫尔曼是一个既不懂也不识乐谱的天生成才者。纸上宣读的音乐、五线谱、谱号、节拍和节拍器对他来说是空洞的,也就是谁也不需要的音乐。他鄙视音乐常识,就像一个自由的野生动物鄙视动物园里那些屈服于铁栅栏的自己同类一样。但是老师们对他身上的所有这些自由散漫却视而不见。由于他所具有的魅力、聪明和令人震撼的嗓音,他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就轻松地过了关。

在声乐老师上的选修课上,他与安娜两人挑选了《漂泊的荷兰人》作为排练演唱曲。难道这两个如此崇拜瓦格纳的少男少女还会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教员叶莲·巴莲——叶莲娜·巴甫洛夫娜·科尔萨科娃——对此坚决反对。歌唱组合,又称二重唱,是在高年级上的课程,而瓦格纳和整个德国的歌唱风格在传统上倾向于意大利歌唱学派的俄罗斯土地上并不十分适合生长。瓦格纳作品以其吹奏音部与歌唱声部复杂的错综的交融,以其乐队的三管编制结合其他奇异多变的演奏技巧为特点,甚至在其同胞中都是属于独树一帜的,就像一块几乎脱离岸边远远矗立在海

的孤独礁石。我们很少上演他的作品,但那部《漂泊的荷兰人》60年代时曾在大剧院上演过,所以好出风头的年轻人便挑选它作为排练节目。

“瓦格纳的作品适合成熟的嗓音演唱。在搭配合适的情况下,你们只有到35岁时才能演唱它。”叶莲·巴莲势单力薄地阻止着。

但是要拒绝班上最为才华出众的小伙子和最为神通广大的姑娘的请求是办不到的。

“你们也确实是一对有音乐才能的二重唱,甚至连姓名也十分和谐,你们两人合在一起就是安娜·赫尔曼。”老歌唱家最终无条件让步了。

安娜的嗓音并不高,但在家里她对其作过了一番精打细磨的调理,她十分渴望反叛,哪怕仅局限于歌剧的唱词,而赫尔曼则对什么都满不在乎。他们开始练唱森塔与荷兰人的二重唱。在小剧院进行了排演。安娜看上去不像一个为爱情准备献身的性格温柔而勇敢的森塔。相反却让人觉得我们的女主角仿佛沉浸在普罗科菲耶夫所创作的绝非属于儿童剧目的《灰姑娘》中的那种凄惨、柔和、忧郁的华尔兹舞曲之中。而赫尔曼对忧郁的荷兰人一角当然并不十分着迷。《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普罗科菲耶夫式的反叛而优美雄壮的骑士进行曲对他倒是十分“合身”。但是普罗科菲耶夫对我们的俊男靓女们来说则显得过于平常,当安娜望着自己同伴那双对瓦格纳充满热爱的绿色眼睛时,她竭力把自己端庄贤淑的气质中尚存的激情统统投入到其所扮演的舞台人物的命运中。

赫尔曼只是暗中发笑。他毫不费力就驾驭了瓦格纳。在第一次排练中,当小伙子放声唱出来时,他心中就像有一台大功率的发动机在转动,其作用半径遍及全世界。

他的嗓音只要脱口而出,就立刻会变成一种神秘而强大的颤音,它甚至天生就不是供人们的耳朵所听的,而是供另外某个连我

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内在器官所接受的。只要听到这些声音时，心便会呻吟起来，呈射线状的腹腔丛便会开始跳动，仿佛它要重新分散成一束束光线，裂变成一个个太阳光点一样。神经的颤动充满了整个舞台空间，随后向四周散开，螺旋状地覆盖了池座的前排，然后吞噬了整个大厅、副楼、工作场地和演员更衣室，最后盘旋上升到楼座，穿透四壁飘向大街。一阵看不见的寒战径直穿透汽车、房屋、火车和飞机、云彩、矿下坑道和潜水艇。在这种全球颤音的作用下，在地下深处形成了一个个弧形喇叭，在尚未苏醒的火山底下，火红的熔岩在阵阵颤抖，开始发出沉重的喘息，而在其他星系寒冷漆黑的宇宙中，一颗颗新星在闪耀着光芒。

叶莲·巴莲端坐在第一排，一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无声地流了下来。俄罗斯大地上已经多年没有听到如此这般的噪音了。

赫尔曼的父母从生活中所得到的已是生活对他们倾其所有了。尽管品种不多，但他们从不挑剔，在有了赫尔曼之后，家中添置了一张崭新的流行的塑面刨花板三脚茶几、一件艾瓦佐夫斯基《九级浪》巨幅油画的复制品和女儿斯韦特兰娜，由于家中没有小床，她整整一年就一直睡在一只镀锌的洗衣盆里，背景便是那幅波涛汹涌的海浪油画。70年代初，他们很幸运地得到了一间宽敞的房间，那是隔壁邻居萨拉·萨莫伊洛夫娜一家搬迁后腾出来的。他们正是从过去的女邻居那里得到了这件作为礼品赠送的艾瓦佐夫斯基的油画，由于要动身回老家，邻居实在没有地方可放置这幅画。

夏天，赫尔曼的父亲千方百计在自己的父母家多住几日，帮助他们照料菜园和牲口。尽管他自己动手把工业酒精转化成了可饮用的酒，但这种低劣的混合药水怎么也比不上家中自制的甜酒。伊万·卢基奇对乡村有着一种朦胧的、痛苦的和暗暗的眷恋之情。老家的小村庄住有十户人家，还有一口装着取水吊杆的井，村子坐

落在紧靠伊万科夫水库的岸边,有一个自豪的犹如伏尔加河大潮流一般气势磅礴的名字“戈罗季谢”。这个地方的浮标靠近河岸蜿蜒而去,只要坐在垂钓码头的木栈桥上,就能很近地看清河面上漂流而过的长长的驳船队,船舱里堆满了一座座灰色的小沙丘,或者观赏从杜布纳方向驶来的白色游船,它一路上发出欢快的潺潺水声,得意地喷吐着烟雾。小的时候,他就幻想能坐在驳船上沿着伏尔加河航行,躺在炎日下的沙堆上,望着从身旁漂流过去的村庄。一旦有假期到父母处留宿几天,他内心总带着一股苦闷的不安,两眼凝望着伏尔加河上排山倒海、平滑如镜的潮水和远处星罗棋布的岛屿,不由得诧异起来,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原本想进船长室的他却落到了出租汽车停车场修理车间那光线昏暗的地坑里,头上方顶着的不是蓝天,而是发出丁当声响被凿开内脏的面目全非的“伏尔加”。

赫尔曼只去过村庄一次,而且这一次也是被迫去的。他那少见的、非工农大众的名字,就像一道脸甲,把他同大家隔离开来,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被从这个温馨、和睦的苏联家庭的生活中开除出去了。要是他的母亲知道,孩子的名字对其性格和命运会有这么重要影响的话,她就不会如此草率地给自己的头生子起这样一个名字,那都是受了同病房邻床产妇所讲述的《黑桃皇后》的动人剧情的迷惑而产生的结果,^①否则一定会给孩子起上一个伊万、鲍里斯或尼古拉之类符合常规、发音清晰的名字。正因为知道自己有一个与众不同但颇有分量的名字,还在3周岁时,赫尔曼就已经会跟着大人到孤身独处的邻居家去串门了,那是旧时代生活遗留下来的残余,不知上帝的哪个意旨让他留在了人间,让他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窗户面向后门的破旧小储藏室里度过自己激情的

① 赫尔曼是普希金的中篇小说《黑桃皇后》中的主人公,一个唯利是图的德国赌棍。

岁月,他的名字叫莫杰斯特·波利卡尔波维奇·梅谢里亚科夫。在集体公寓楼的住户中间大家都叫他卡尔佩奇,当面索性就叫卡尔普^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人的名字会与另一个人的名字紧紧扣在一起,并且很快就融合成一个统一的、亲近的整体。这一老一少俩人便结成了一个奇人罕名的秘密团体。

一般说来,一个人在其名字与个性之间总有某种间隙、活动空隙,就像各种异物会滞留在牙缝当中一样,给其主人原本就杂乱无章的生活添乱。但在罕见的情况下,名字与其主人却能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就像细软羊皮手套与手合在一起那样,并且会赋予他额外的活力。赫尔曼与莫杰斯特两个人就是这种情况。类似的情况就发生在坦波夫市。

我们的隐士们究竟相处得怎样?可谓如胶似漆。早上天还没亮,无需闹钟的提醒,赫尔曼就从被窝里蹦了起来,匆匆喝上一杯茶,吃下几片撒上砂糖的黑面包,8点钟,他就一分不差地在这位大朋友斗室的门前苦等了。之后,直到天黑他们都是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

莫杰斯特·波利卡尔波维奇生于1900年的圣诞前夜,按身份等级登记是一个贵族。在那旧时的年代,他毕业于武备中学^②,几次得以觐见沙皇老爷,在祖传的庄园避暑度假,而今那里变成了一所悄悄繁荣起来的名为“白色别墅”的集体农庄,因为它承担着为克里姆林宫运送蔬菜的重大国家机密任务。他曾作为社会革命党人一方参加了国内战争,在军事学院学习过,参加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建设,在惩戒营里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后来不知为何到西伯利亚去伐木,并且还干了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情,让赫尔曼听了激动得气都喘不过来。甚至现在,莫杰斯特·波利卡尔波维奇干

① 卡尔普与俄语中“鲤鱼”一词读音相同。

② 旧俄培养贵族子弟的中等军官学校。